

潦草集

鲁晓敏 著



潦草集

鲁晓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潦草集 / 鲁晓敏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2
(浙江电力作家丛书)
ISBN 978-7-5354-8488-8

I. ①潦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4377 号

责任编辑: 沉 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江逸思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毫米×1020 毫米

1/16

印张: 14

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

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15 千字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窑 火 / 001
后山的稻草垛 / 010
槐木桩子 / 015
面糊弟弟 / 020
祸水啊祸水 / 024
看得见的生活 / 030
病 / 041
墓 园 / 052
毒 药 / 058
微 光 / 063
陶瓷厂 / 072
1992 年，沙河集的日常生活 / 084
我从丘陵上走过 / 091
彼 岸 / 100
惠钱路 290 号 / 106
筒子楼 / 112
潘家祠堂 / 120
戏 台 / 124

翻开小人书的岁月 / 127
我的时间 / 129
仙霞山脉腹地的小城 / 132
时光的陷阱 / 142
一个从未谋面的亲人 / 152
我家的狗 / 157
拾荒邻居 / 161
虚拟的春天 / 167
芳村叙事 / 174
祖 父 / 182
首饰盒 / 192
急诊室的哭声 / 196
纸上乌托邦 / 200

窑 火

父亲常回瓦窑头村走走，每一次都会摇着头说：“没有了窑火的村庄，怎么可以称作瓦窑头呢？”父亲抬头看着天空，眼神中蒙着一层淡淡的忧伤。

瓦窑头的房子有的是青砖砌的，有的是黄泥夯筑的，一律以青瓦覆顶，青色、黄色混杂在一起，无论哪一种颜色都代表着旧时光。比旧时光更为浓烈的是村庄的气味，那是茅草味、柴火味、泥巴味、烟火味、汗臭味、牛粪味等各种混合而成的气味。没有了熟悉的气味，父亲找不到了村庄的源头。

《松阳县志》记载：“明末清初，叶姓先人至湖北迁入，见此地田畈土黏多色、立性好，宜制陶器，便以瓦窑为村名，定居创业，繁衍生息。”

村庄为什么叫瓦窑头？有人说村头坐落着一座瓦窑，有人说松阳县没有哪个村里的瓦窑数量比这里多，也许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。一个不大的村庄散布着十六座瓦窑，这确实是一座瓦窑的村庄。

瓦窑是村庄的名字，村庄是瓦窑的延伸，房子的墙是青砖砌的，房顶是青瓦铺的，人用的器皿也是瓦窑烧制的，就是人死后睡的墓穴、墓壁和墓道也是砖砌的，人死后多年也是用陶罐装殓骨灰。人的一生离不开瓦窑的呵护，村庄离不开瓦窑的关怀，一座瓦窑便是一段村庄的历史。多年前的窑烟在瓦窑头上空咆哮着，翻滚着，弥漫着，那一场场窑火，还散发着时间的余温，温暖着村庄人的回忆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鼎盛时期，来瓦窑头村运砖瓦的拖拉机排着长队，有来自近邻遂昌、武义、云和、碧湖的客商，甚至还有更远的温州客商。如今整个瓦窑头村只有两口窑没有熄火，一口是建业的青砖窑，另一口是庆饭的红砖窑，稀疏的烟火支撑着瓦窑的生命。

瓦窑头是父母的下放地，我在瓦窑头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时光。离开瓦窑头多年后，身份证上的地址仍然是瓦窑头村，我不想去更改，我一直视它为故乡，视瓦窑头为原住地。如今瓦窑一天天地破落了，渐渐熄灭的窑火，映衬着我缺损的记忆。村庄到处散落废弃的瓦窑，像弃妇，充满着幽怨和愤恨。长茅草在坍塌的窑顶疯长，像痢痢的头发，刺眼而滑稽。浓烈的阴气从窑口散发出来，仿佛夜半的坟茔。废弃的窑场堆满垃圾，苍蝇在幽暗的窑体内“嗡嗡”飞着，仿佛发自地底的声音。

“瓦窑是摇钱树啊，泥巴装进瓦窑，再从瓦窑捧出来，那就是钱，嫁到瓦窑头就不愁吃穿。”这是算命的客婆说媒时的经典版本。

客婆给三十多岁的小宝说来了一个俊媳妇。女人年纪很小，家住距离瓦窑头很远的山村，媒婆指着小宝门前的瓦窑说，这是小宝家承包的，女人看着瓦窑，看着在窑场憨厚干活的小宝，喜上眉梢，就过了门。那时能够拥有一口瓦窑，成了瓦窑头人最大的梦想。

当然，瓦窑不是小宝承包的，小宝只是窑工，为这事小宝女人还和客婆叽叽歪歪地闹了一通。客婆蹙着眉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只要你们勤奋肯干，一定会有一座自己的瓦窑。”

瓦窑圆桶形，由菱形的粗糙石块垒成，自下向上收缩，高五六米，窑顶呈圆拱形，窑顶铺着一层厚厚的黄沙，远远看去，瓦窑像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壳。瓦窑下体笨重，窑顶四角翘起四根细细的烟囱，模样憨厚。瓦窑头的每一座瓦窑，背后都藏着一段历史，或辛酸，或坎坷，或命运多舛。

窑场根据规模大小，有一座泥塘的，也有两到三座泥塘的。小规模窑场作坊只有一座低矮的人字坡瓦房，规模较大的窑场由转角形的两座人字坡瓦房组成，一边做砖头，另外一边做瓦片。所有的窑场都只有一座瓦窑。乌犬叔“哎哎”地赶着黑牯，牛眼蒙着草鞋，围着泥塘一遍遍低头踩泥，乌犬叔一边赶牛一边泼水，直到把泥巴踩得像棠梨膏一样精炼黏稠。窑场充盈着浓烈的泥气，泥是芳香的，阳光落在泥上，明晃晃，温暖而生动，宽厚而宁静。晒场上一排排砖瓦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像列队的军阵，颜色十分干净，阳

光一样的金黄。

窑场的核心部位是瓦窑。瓦窑圆形，顶成圆拱状，长方形的条砖沿着窑壁一层层地向上叠，形成一圈圈均匀的线条，如同螺旋体往顶部收缩，抬头看久了人会产生眩晕的感觉。窑壁上挂着透明的结晶体，散发着幽蓝幽蓝的色泽，水一样的阳光从窑顶天窗泻下，使得窑体变得更加阴森恐怖。透过窑顶的天窗，看见一小块被窑体禁锢的天空，呈瓦桶形状。瓦窑是深邃的容器，仿佛女人的子宫，一担担生砖、生瓦装进窑体，如同一个女人受孕的过程，是美好而朴素的，是内敛而温柔的。

窑火是一种暗示，一窑的泥巴即将脱胎换骨，成为另一种生命物质。乌犬叔是瓦窑头最好的烧窑师傅，火候控制得九成九，就是俗话说的“窑精”。他糊好窑门，只留上下两个洞孔，上孔是进柴的，下孔是退火的。乌犬叔一边烧窑一边喝茶，火光映照在脸上，一片潮红，仿佛烧开的另一处窑火。干柴发出“噼啪噼啪”的声响，伴着“嘭嘭”的爆裂，火苗“噌噌”地蹿着，这是一次泥与焰的交媾，火焰越来越高，似金蛇狂乱穿梭，似火龙翩翩起舞，焰心由鲜红变成了血红再变成碧绿，火焰轰然声响，焰心渐渐下压，仿佛青面獠牙的鬼魅。经过三天三夜的烈火焚烧，乌犬叔开始封窑，糊上了两个孔洞。

再经过三天三夜的焙窑，生砖、生瓦的水分完全消失，变成了熟砖、熟瓦，这时的瓦窑如同女子完成了孕期，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。“开窑！”乌犬叔一声吆喝，撬开窑门，从瓦窑怀抱捧出的是另外一些生命，他们组成了建筑物的生命。

大队窑场是瓦窑头规模最大的窑场，有瓦窑、瓦棚、砖棚、柴房、草垛、泥塘、水塘，还有宽阔的晒场。火兴脸上布满了刀削一样的沟壑，仿佛粗糙的窑体，那是多年在窑场打拼的结果。他精通窑场的各道工序，当年瓦窑头许多人家的女儿都想嫁给他，可他偏偏和塌鼻的女人结了婚，原因是塌鼻的父亲是村长。八十年代初期，他顺利地承包了大队窑场。塌鼻是好瓦匠，动作快得令人眼花缭乱，用泥弓割出一层薄薄的泥片，贴在瓦桶上，围

成一圈，瓦刀沾着水，“啪啪啪啪”，一边急速地削着瓦桶上的泥，一边转动着瓦桶，泥水四溅。过不了几年，火兴盖起了村里的第一座水泥砖瓦房，青砖黛瓦，阳台上砌着砖垛子，像碉楼一般威武。

火兴好色，看见年轻的女人身子就黏过来，眼角的皱纹化开，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，他瞄上窑场里的瓦工，女人是邻村的，有些姿色。他最终骑到了女人的身上，就在自家的瓦场的草垛里，两人黏在一起，像黑牯刚踩出的泥，让塌鼻逮过几回，也寻死过几回。女人死活要嫁给火兴，火兴不答应，又拖了几年，女人被他摧残得像张草纸，最后出走了，不知是死是活。

女人娘家人气势汹汹地赶来要人，火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，女人们围着塌鼻咒骂，塌鼻眼圈红红的，泪水一直在眼眶中打转，她跪在地上请求他们放过丈夫。塌鼻低声下气的哀求并没有得到同情，他们的怒火像燃烧的窑火，挥舞着斧头、铁棍、榔头，砸了他的窑场，砸了他的碉楼，留下一片狼藉。

闹过几回后，火兴在瓦窑头已经待不下去了，只得带着家人跑到了温州，去开了另一片窑场。十余年后归来，火兴佝偻着背，头发斑白，整天点着香烟，烟头燃到了指间也未察觉。他摇着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那么结实的砖怎么就没人要了呢？”

犬牯叔是制陶师傅，高高瘦瘦的个子，花白的头发翘起来，远远看去如同一根风中摇曳的麻秆。他成天坐在小凳子上，穿一件卡其旧衣裳，胸袋外翻，袖口涂满了泥浆，嘴里咬着湿了半截的纸烟，直到烟头即将燃烧殆尽才狠狠地猛抽几口，“噗”的一声，用力地将烟蒂吐在地上。犬牯叔将转盘踢得“哗哗”转，转盘上堆着泥坯，犬牯叔双手捧着泥巴，枯黄的手指轻巧，灵活。犬牯叔接过老婆的水瓢，将水洒在泥面上，随着转盘越来越快，他的手急速地在泥巴上游走、揉动、挤、压、捏、拉、刮、抹、割，他的手形不断地变化着，随着力度的收缩扩张，一些细小的环节得以放大。泥巴是柔情的，像婀娜女子，在他手里温柔地舒展着身姿，一个个泥巴器物就粗具形状了，器皿光洁，饱满，像秋后的桐籽迅速膨胀起来。

犬牯叔制作农家常用的瓮、罐、坛、壶、锅盖、饭甑、瓦盆。犬牯叔在器物上勾出细腻的纹线，有粗绳纹、细绳纹、篮纹、交叉纹，围着器物一圈圈地转着，如同水波纹潺潺流淌。有的上青釉，有的上酱油釉，也有的不上釉，陶器先摆在瓦棚中晾三五天，再搁在日头底下暴晒一周，然后送入瓦窑烧制。九十年代初，犬牯叔改行杀猪，在桥头摆了一副肉砧板，操起了卖肉的行当。瓦窑头早年的制陶技术家族垄断，传子不传女，尤其以茶壶闻名于世，胎壁纸薄，煮水易沸，轻巧美观。随着犬牯叔的改行，瓦窑头最后一个制陶工匠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犬牯叔拖着砂石一样粗粝的嗓音说：“现在有了铝合金盆具、塑料桶、电茶壶，陶制品没有人用了。枉费了那么好的独山泥，可惜了老冯家祖传手艺。”

说完叹气，咬着纸烟“嘶嘶”地猛抽，整天瞅着眼前奔流不息的松阴溪水。

犬牯叔儿子更生是烧砖师傅，烧制的墓砖特别有名气。墓砖分两种，一种上宽下窄，梯形状，专砌墓室，砌成拱形；另一种是薄砖，长方形，用于铺在墓穴底部。更生还烧檐砖，有榫卯，上平，下拱，长方形，一砖铆着一砖，压在檐顶和檐瓦处，形成一条带状，镇住瓦片。更生是村里唯一烧制大砖的师傅，大砖四方形，百八十斤，用于砌窑门，两个后生合力才能抬起。更生用一个四方形的模具装土，然后抡起木杵，猛力捶打，直到泥巴精练、结实、服帖。更生烧的大砖坚硬，不开裂。后来，他在桥头另一侧也摆开了肉砧板，埋着头，双手拢进袖管。

士兴的老婆在四队窑场称柴，挺着大大的肚子，称着称着就喊肚子疼，瘫在窑场地上。士兴唤来接生婆，孩子黑乎乎的头发已经钻出了母体，接生婆抱来一床棉絮就在窑场接生了，是男孩，接生婆说那就叫窑生吧，名字贱些，命大。

士兴的父亲是棺夫，给死人入殓、装棺、扛棺，他长得肥头大耳，目光炯炯，满脸红光，挺着肚子，挤一个笑脸都不容易，砖头一般地冷漠。士兴

长得清瘦，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鼻涕悬在嘴唇上，表情灰暗，仿佛一地灰尘。

士兴的窑场倒闭后，父亲要他跟着扛棺，士兴不干，他父亲说话锋利，像破碗锋割人：“扛棺的怎么了？扛棺也是人活，别拿自己太当回事，不就是会烧几块破砖破瓦吗？也不是什么金贵人！”士兴遭了一通劈头盖脸的痛骂，灰溜溜地跟父亲当起了棺夫，一起棺，额头青筋四绽，热汗呼呼四冒。

八十年代末，小宝买下了一座瓦窑。出窑是繁缛工序的最后一道，小宝出窑时挑着两百斤重的砖，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，从瓦窑的第一道工序一直到最后一道工序，他都亲自操持，好几次累得倒在窑场。过不了几年，小宝就死了，死前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瓦窑。”

大军是我小学同学，很早就辍学在窑场做活，大军身子像蓖麻秆一样细长。烧窑时需要不停地向窑顶泼水为瓦窑降温，以免窑顶被窑火烤塌，大军没有技术，只能干挑水、泼水这种体力活。他挑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水桶从河埠头飞奔向窑场，又从窑场奔向河埠头。

我泡在河里戏水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一抬头，大军又挑着一桶水飞奔而去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大军在窑上泼水的时候，窑顶坍塌了，他掉入了还在焙窑的瓦窑，带着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，大军艰难地从窑孔中爬出，窑场上空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叫！浑身大面积烧伤的大军在丽水医院中挨了一段时间，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死神的召唤。他们家为了抢救大军已经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的钱，但是依旧没有挽回儿子的性命。临死前，他不停地哀求：“救救我，救救我！”

大军父母蹲在塌顶的瓦窑前烧着纸钱。大军母亲号啕大哭：“我苦命的儿喂……”在她看来，这哪里是摇钱树，这分明是葬人的坟墓啊！

每年年关，窑头都会祭祀窑神，在窑口摆放香案，上置猪头、香烛，在窑口贴对联和红纸，对联大都是父亲写的，无非是一些四季发财、风调雨顺、生意兴隆之类的吉祥祈福话语。窑头跪在地上“咚咚”磕了几个响头，嘴里叽里咕噜念叨着，敬上米酒，放一串大鞭炮，请窑神保佑自己来年平安。

发财。这事一定得做，讨个彩头，讨个一年的心定神宁。无论窑头磕头有多响，香烛有多旺，当制瓦机、制砖机“突突”响起的时候，还是敲响了瓦窑的丧钟，大量机械化作业将一个个小窑击垮、兼并、淘汰，没有几年时间，手工业的制瓦、制砖技术彻底退场了。

一座座瓦窑处于废弃状态，没人料理的瓦窑残破不堪，植物在坍塌的窑址中疯狂地生长，没有人剪除它们，长势嚣张的野草几乎有一人高，有的树枝伸出了窑顶，如同为瓦窑撑起了一把雨伞。当年一挑挑的柴火在这里焚烧，现在已经被植被湮灭得没有一丝火气，木柴的灰烬上盛开着一些不知名的花花朵朵，它们祭祀着死去的瓦窑。

叶姓定居在瓦窑头已经有近四百个年头，村庄烧窑的历史也应该有着差不多的长度。瓦窑的衰亡，标志着这座叫瓦窑头村庄历史的结束，而一个依旧叫瓦窑头的村庄，以另外一种生存方式延续了村庄的生命，但它已经与瓦窑无关。窑火渐渐熄灭，冷却，凝固，散落成一堆灰烬。瓦窑散发出死亡的



机械化制砖(郑忠民摄)

色泽，灰暗，冰冷。在农耕时代，瓦窑留给社会的是温暖，却成了机械化进程的祭品。我看见瓦窑身体就会发出尖锐的疼痛，仿佛一段伤心往事的袒露，有时泪水打转，我熟悉的村庄正在走向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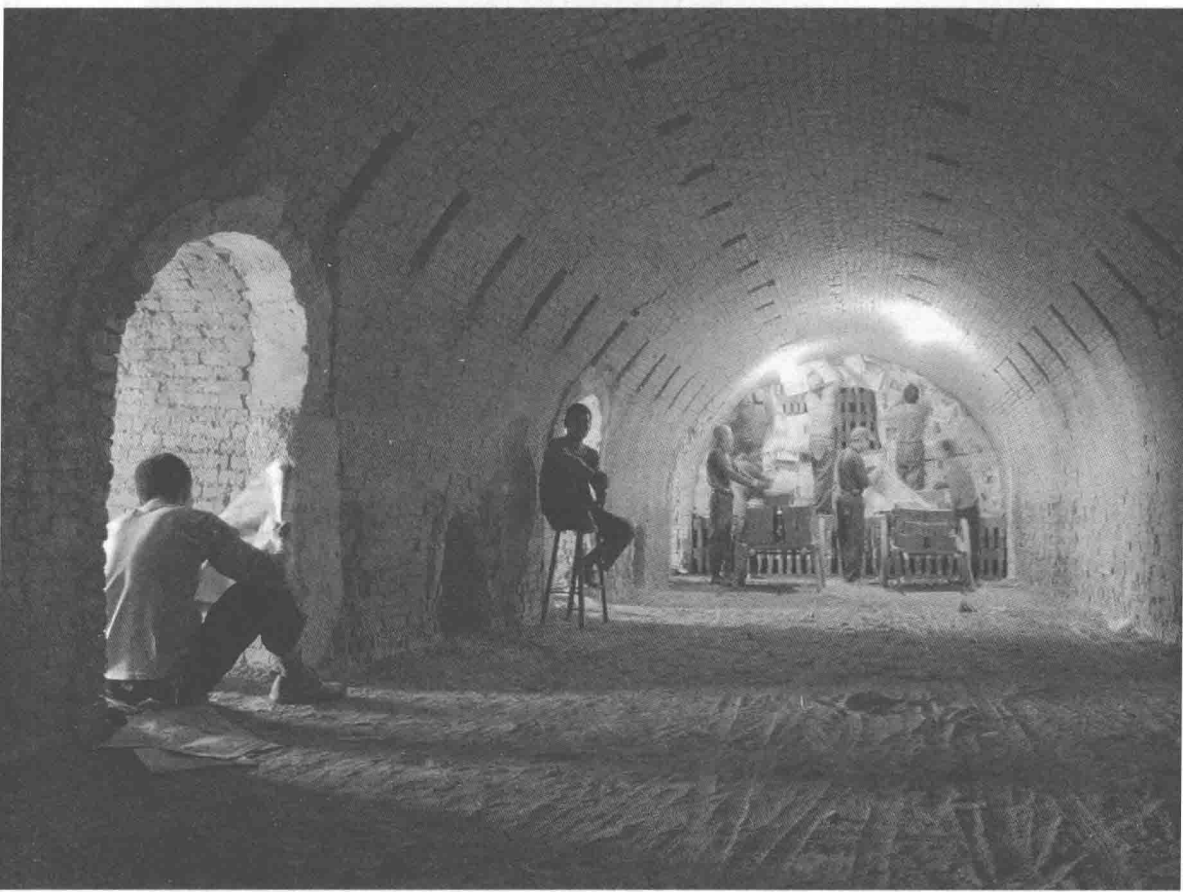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瓦窑头是树，那么瓦窑是树根，根烂了，树也就死了。瓦窑坍塌了，一座村庄的历史也被改写，瓦窑头即将彻底变成瓦窑的遗址。熄灭了窑火的瓦窑头，它只能代表一个村庄的名字，而无法代表过去的时光。

在那个如同坟场一样令人绝望的瓦窑中，大军凄厉的喊叫声隔了那么多年，随着他的父母过世，总算渐渐淡下去，但是依旧会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，渐渐地变得气若游丝。村头，村尾，一个接着一个瓦窑拆除了，盖上了新房子，随着瓦窑的减少，我与瓦窑头之间变得越来越远。瓦窑头成为我成长历程的青春遗址。

2002年，父亲将老房子卖给了邻居，我们全家搬离了瓦窑头村。前几年，第二代身份证重新登记，提起笔，我下意识地在居住地一栏中写上了“浙江省松阳县瓦窑头村”。热情的民警将表格退了回来，交代我要按照实际居住的地址重新填写，我才想起房产证上的地址已经不在瓦窑头。身份证、驾驶证、土地证、结婚证，一切证件上已经不再出现瓦窑头村，它从我的证件当中彻底消失，标志着我正式离开了地理关系上的瓦窑头村。对于瓦窑头来说，我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外乡人。

再过若干年，根据县城规划，瓦窑头村需要整体迁移，夷为平地，瓦窑的遗址变成江滨公园。将来，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在绿地上，指着花花草草，我该怎样向她描述这里曾经燃烧着旺盛窑火的过去，怎样向她描述父辈的精神故园呢？

2006年3月



砖窑(郑忠民摄)

后山的稻草垛

后山的小树林，摞着一个个稻草垛，圆滚得像陀螺。它们缄默着，仿佛是这座叫瓦窑头村庄的守护神，构成村庄独特的风景。假如村庄是一本册页，那么稻草垛是村庄的首页，翻开首页便是村庄的无数隐秘。

每天炊烟升起的时候，我将牛赶到后山的小树林吃草，我骑上自家的花牯，吆喝一声“的！”花牯便撒开蹄子朝后山走去。后山的竹节草、马鞭草、鸡屎草、蛤蟆草，引诱着花牯的食欲。我骑在花牯壮实的身躯上，随着它行走的姿势轻轻地摇晃着，一晃一晃地非常舒服，就像光棍陈金旺喝醉时走路不稳的样子。村里人放牛隔得很远。有一次，春根家的癫牛和火旺家的黑牯顶在一起，两头牛口吐白沫，“扑哧、扑哧”地直喘着粗气，四只又粗又尖的犄角死死地抵在一起，牛血淋淋洒了一地。七八个壮汉将点燃的稻草把子甩在牛身上，火把子烧焦了牛皮，才将犴在一起的两头牛硬生生地扯开。

我躺在后山的稻草垛上，看着花牯的肚皮正在一圈一圈地胀着。我嘴里咬着一根狗尾巴草，植物茎部的汁液在嘴里弥散开来，甘甜，清香。胡乱地想着一些没有边际的事情，比如光棍陈金旺为什么老问我春莲长得好看不好看，比如是谁偷了我藏在稻草垛底下的鸟蛋等等。稻草的腐气穿透了我的衣裤，一丝一丝地渗入肌肤，有些凉意。乡村的天空总是瓦蓝瓦蓝的，蓝得让人沉静，太阳从树梢尖尖挂出来，对着我轻笑，也对着花牯轻笑。阳光照着花牯吃草时幸福的样子，花牯的尾巴很有节奏地一甩一甩，在坡顶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从我躺着的角度看，花牯的尾巴就快甩到了树梢，也快甩到了对着我们轻笑的太阳。



堆稻草垛(叶高兴)

后山的林子不大，树干上擦着密密麻麻的稻草垛，使得林子有些拥挤。林子白天也很寂静，可以听得见清脆的鸟叫，也听得见凄厉的鸟叫，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地老响着，那叫声有点愠，不是一下连着一下，中间缓缓地停顿着，就像光棍陈金旺醉酒时候说话上句接不着下句。鸟儿扑棱棱地拍打着翅膀，但是看不见它的身子，不知道是鸱子还是乌鸦。稻草垛底下还可以捉到长尾巴的蜥蜴，硬壳的臭屁虫，啁啾不停的蚰蚰，以及一种叫鬼见愁的虫子。

稻草垛的周围散落着一堆堆的土坟，一块块斑驳的墓碑零零散散地插在地上，或完整，或残缺，有的坟碑上长满了绿滋滋的青苔，有的淹没在杂茅草、蕨类植物、灌木丛中不见了踪影，这些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将另外一些过去的生命覆盖了。

火金伯伯的坟就埋在小树林里，远远地离开了那些植物，以及那些绿色笼罩下的一座座年代久远的坟茔，显得孤独、冷清。火金伯伯是擦草垛的高

手，掣的草垛结实、不透风，经过一个冬天的日晒雨淋也不塌。在乡村，能够掣出一只好草垛的男人一定勤快能干，一定是侍候庄稼的好把式。据说火金伯伯的老婆只看他掣过一回草垛，就心生喜欢，最终嫁给了他。火金伯伯笑呵呵地说稻草垛是他的媒婆嘞。

火金伯伯搬来石头堆好底座，将稻草把子顺着树干顺时针掣一层，再逆时针掣一层，交叉着叠高。火金伯伯掣草垛的过程像一场隆重的演出，总有一些人驻足围观，草垛越来越高了，他的老婆用竹竿挑起稻草把子轻轻一甩，抛出一道金色的弧线，火金伯伯一伸手就稳稳地接住。他的老婆甩得慢了，他就站在草垛顶上吹着胡子大声骂娘，他的老婆也不愠，笑笑，继续挑稻草把子。半晌工夫，草垛圆滚的形状渐渐出来了。

火金伯伯顺着竹竿滑下来，咬着旱烟嘴，虔诚地注视着新掣好的稻草垛，自言自语：“人吃稻草上的稻子，牛吃稻草，是稻草养活了村庄啊。”

火金伯伯没有病，他爱喝酒，喝着喝着就睡着了，后来被人抬到这里继续睡。火金伯伯坟茔不远处睡着“吵死鬼”（村里人都这么称呼他），他是村里少数不会掣草垛的男人，火金伯伯说他不会掣草垛所以娶不着媳妇。“吵死鬼”平时总是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破军帽，一张大嘴咧开来笑的时候，一双小眼睛便没了位置。“吵死鬼”整天叽叽歪歪，说的尽是女人的风流事，故事老掉牙，不过大伙爱听。“吵死鬼”死的时候，村里人集资了一口松木棺材给他下葬。这里还有整天摇着门板骂街的小脚潘老太。他们躺在这里后就不再作声了，只有几个稻草垛陪伴着，墓前的几朵小花静静地为他们开放。村里人从小树林走过，从孩提一直走到老，再后来就躺在小树林的怀里，化成小树林中的一撮土，或者是小树林中的一缕清风，或者是坟前的一棵狗尾巴草。

有一次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外乡人被春生父亲绑在小树林的松树干上，春生父亲操起竹鞭一边使劲抽着，一边诅咒着：“打死你这个贼骨头！”外乡人哀号着，求饶着。听说外乡人昨夜到春生家偷了牛被半路追回，生产队的社员们围在一起商讨着怎么处置偷牛贼。突然有人高高地叫了一声：“用稻草烟熏死他！”马上有人从稻草垛上卸下几捆干草铺在偷牛贼前面的空地上，大